



美国海军史

李大伟 编著

二一



目 录

美国海军的挫折	1
和平时期的美国海军	15
海军前途的论战	35
得克萨斯的争端	50
美国“废奴”问题的最终解决.....	68
美国内战的开始	84
维克斯堡的陷落	100
美国海军的基本建设	129

到了独立战争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迟滞作用。在被许多人认为是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的战斗中，尚普兰湖再一次成了通往北方或南方的大门。

负责对英国人封锁这个大门或者对美国人开放这个大门的是汤姆斯·麦克多诺海军上尉。他已经 30 岁，是准战争和对巴巴利国家战争时期的老兵（在对巴巴利国家的战争中，他作为普雷布尔麾下的一个成员，参加了对“费城”号的突袭）。就像在其他湖上作战的昌西和佩里一样，麦克多诺自 1812 年秋季以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以手头的材料，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舰队。到 1813 年春季（除了因为结婚，冬季有短暂一段时间不在外），他已经建成了 3 艘武装单桅帆船，配置在尚普兰湖东岸半途的伯灵顿。该年夏季，在英国人建立了舰队并且又一次攻击湖的北端时，其中两艘被英国人击沉。

麦克多诺进一步南进至弗吉尼斯镇。弗吉尼斯离尚普兰湖 8 英里，位于奥特河上流。它是一个极好的海军基地。战前，该地的工业包括一座鼓风炉、一座辗轧厂以及冶炼当地铁矿的熔铁炉，而能源则依靠河水提供。在弗吉尼斯（出于巧合，琼斯部长正在华盛顿推行建造蒸汽动力的军舰的方案），麦克多诺从当地的一家航运公司购买了一艘汽轮“佛蒙特”号。但他拆掉了船上的发动机。

当然，如果他知道首都的情况，他就有可能把发动机留在船上。拆掉船上的发动机可能使人认为他缺乏想象力；然而，在战争中，在如此关键的地点，采取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明智的。他已经处于防御态势。如果他能掌握操纵这种船只的技术，而且这种船只肯定将会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他已经改名为“提康德罗加”号的“佛

蒙特”号就会向他提供无可辩驳的有利条件。但是，众所周知汽船是不可靠的。因此，麦克多诺决定还是同自己熟悉的魔鬼打交道，他把“提康德罗加”号改装为有武装的，并且仅依靠风帆行驶的三桅纵帆式帆船。

无独有偶，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件事上没有很多选择余地——戴维德·波特在太平洋正准备面对一个他已经完全了解的魔鬼。从天堂般的马克萨斯群岛，他驶向并于2月3日抵达瓦尔帕莱索。这是一个轻率的决定，因为在那时，他已经知道英国有一个支队正在寻找他；而且，由于瓦尔帕莱索是4000英里长的南美海岸上的唯一大港，英国的支队和他就很有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在那里遭遇。或许他希望英国的支队将会在那里出现，因为追捕捕鲸船的乐趣毕竟是有限的；他可能希望向一个更有价值的敌人进行挑战。如果如此，敌人的名字一定使他震惊不已。在1813年3月8日，英国的快速帆船“月亮女神”号和单桅帆船“小天使”号驶入瓦尔帕莱索港。“月亮女神”号的舰长是詹姆士·希利亚海军上校。当他们的国家处于和平状态时，希利亚和波特曾经有一次在直布罗陀相遇，并结下了颇深的友谊。

尽管两位舰长当时的关系很好，他们现在却必须将友谊留诸脑后。经过在中立港口一周互相的对骂后，希利亚驶往海上，希望引诱波特出来战斗。波特个人好战，但“埃塞克斯”号与“月亮女神”号相比，处于劣势。这两艘快速帆船能够发射的金属重量大致相等，但“埃塞克斯”号46门大炮中有40门是大口径短炮，即很重的短射程大炮。“月亮女神”号同样有46门大炮，但其中的30门是长炮。它的炮弹重量相对较轻，但射程较远，能够在“埃塞克斯”号还击前很久，就击中它。

波特在太平洋的运气很好。现在如果仅仅要想在同“月亮女神”号的战斗中生还，就要有更好的运气；想要击败它，则无从谈起了。但是在瓦尔帕莱索，他运气极差。当他决定驶离时，“埃塞克斯”号的主桅杆于 3 月 28 日在一次突如其来的狂风中吹折。于是，他从公海上偷偷溜回智利的领海，希望中立的智利能够对他提供保护并且使他能修复主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希利亚在“埃塞克斯”号射程以外，就用长炮开始射击，就像进行可怕的射击练习一样。经过 3 小时的轰击，美国 225 名水兵中有 155 人阵亡，波特也投降了。

这不是一次光荣的胜利，而且在当时还引起了很多的议论。但是或迟或早，在一次公平或不公平的战斗中，“埃塞克斯”号的失败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寻找波特和他的部属的英国舰只实在太多了。由于至少像疯子似的咬过英国人一口，波特和与他一起生还的 70 名水兵曾有过一年的美好的休闲时间。

在其他地区，美国有少数舰只仍在不同程度上交着好运。“宪法”号在困于波士顿 10 个月后，终于逃脱，并且俘获了一艘皇家海军三桅纵帆式帆船和 3 艘商船，接着又于 1814 年 4 月初挣扎着返回马布尔黑德。4 月 29 日，新建的单桅帆船“孔雀”号（诺亚·布朗纽约公司的产品）俘获了载有 118000 美元现金的英国二桅船“埃皮尔维尔”号。这是一个好兆头，这艘“孔雀”号将交上好运。

然而，以“黄蜂”命名的舰只是一艘带来好运之后又遭遇灾难的军舰。到 1814 年，在美国海军中，有 3 艘以“黄蜂”命名的舰只。第一艘是在 1775 年建造的 8 门炮的三桅纵帆式帆船，它于 1777 年发生爆炸。第二艘

是在 1806 年建造的 18 门炮的单桅帆船，它航速快，质量好，但于 1812 年俘获了英舰“狂歌”号后不久，就被英国舰只俘获。1813 年，它被编入皇家海军，起了一个有点引起非议的舰名“孔雀”号，以取代被詹姆斯·劳伦斯击沉的那艘舰只。最后，它在弗吉尼亚岬失踪。第三艘“黄蜂”号，是 1813 年在马萨诸塞州建造的 18 门大炮的单桅帆船。它于 1814 年 5 月 1 日启航，并于一个月后驶抵英吉利海峡。在 6 月的头 3 周内，它获得了 7 个战利品；6 月 28 日，又击沉了皇家海军的一艘二桅船；接着在洛里昂做长时间的检修，此后又获得了另外 3 个战利品。后来向南驶往葡萄牙，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战利品。再以后就没有有关它的任何消息了。和前面一艘“黄蜂”号一样，它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失事的确切地点。

尽管最终它的运气不好，但上面提到的那些战果发生在英国领海和领海附近，引起了它的极大愤慨。“它们实际上扫荡了大家的海面，”《海军新闻》称，“封锁了大家的港口，切断了大家的爱尔兰及沿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和沃特福德或科克之间的保险费现在已经比大家与整个欧洲作战时的保险费高了 3 倍！”

海军部充斥着要求保护的信件；为了表达这种要求，在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举行了公开的集会。在这一问题上，历史是十分奇妙的。像英国这样一个依赖贸易的岛国应当很容易领悟有效的贸易战对它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威胁，但在 1812 年战争开始时，在英国，却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到美国有可能发动一场有效的贸易战。与此同时，在美国，也很少有人正确地了解到他们的海军如果有合适的舰只和人员，就能对英国构成潜在的威胁。但

是，到 1814 年夏季，正当英国商人开始对这种可能性感到忧虑，以及美国人开始了解这种可能性时，他们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机会。

美国大部分重要的舰只经常被困在港内；“埃塞克斯”号和“黄蜂”号，以及“宪法”号和其他舰只则是例外，它们在 1813 年和 1814 年战果辉煌。当英国深陷于欧洲战争时，如果一开始时就是如此，如果琼斯部长当时一直在位，如果拿破仑对海上力量有更深刻的了解，那么，美国海军作为拿破仑在大西洋彼岸的海上臂膀，就有可能对欧洲战争产生大得多的影响。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历史就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会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然而，这些“如果”都不存在。在 1814 年 4 月，由于拿破仑逊位，成千名有经验的英国军人就可以抽调出来，越过大洋，在加拿大以及美国的东海岸为英国而战。因此，在 1814 年 9 月 3 日，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科克伦爵士就能够向格洛斯特公爵发去一封心满意足的函件，描绘上一周他的士兵拜访华盛顿市时的情况。他写道：

我不想占用殿下的时间来详细描绘大家的冒险。我只想说，在短短的 8 天中，敌人的舰队已被消灭，它的陆军已被击败，它的首都已被占领，包括国会和总统府在内的公共建筑物以及海军造船厂和军舰已化成灰烬。大家的陆军走了 50 英里平安地回到他们登陆的地点。而未放一枪。在他们的作战行动和大家的进军中，大家的损失不超过 300 人。考虑到军队必须执行的任务，这种损失少得令人惊奇。

焚烧华盛顿市以及这一行动之后的情况构成了美国海军的部分历史。其原因至少有二。首先，对首都的唯

一有效的防御是由美国海军部队承担的。7000 名美国民兵在面对英国久经沙场的军队时，掉头逃跑了；而乔舒亚·巴尼海军准将却率领 500 名水兵和 5 门大炮，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勇敢的抵抗，显示出训练有素的战士即使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也要比民兵强。其次，正是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开始出现了全国真正的觉醒，其中包括了解到海军是国家的一个工具。

焚烧华盛顿部分是为了对焚毁加拿大约克镇进行报复，部分是为了制造恐怖和表明进一步抵抗是无益的。如果美国人是如此无能，以致无法保卫自己的首都，他们就不能保卫其他地区。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暂时取得了成功；然而从长远看，他们完全无意识地帮助造成了美国人民的觉醒。现在很少有人想到焚毁约克镇的事件(虽然如果约克镇不改名的话，人们很可能会记住这一行动，因为多伦多不是一个小地方)。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至少对肮脏的英国人在某个时候烧毁华盛顿有一个模糊的记忆；而且美国人一年中有无数次歌唱英国人焚烧华盛顿后的余波——9 月中旬，英国人又对巴尔的摩进行一次打了就跑的袭击；他们预料，地面进攻结合海军对麦克亨利堡(巴尔的摩主要的海防工事)的轰击将会带来另一次迅速和轻易的胜利。但这一次并未如愿。

恰恰相反，经过一夜的攻击后，在 1814 年 9 月 14 日黎明阳光的照耀下星条旗依然飘扬在麦克亨利堡的上空。在这种情景鼓舞下，马里兰州的一位律师为一首古老的饮酒歌的乐曲谱写了更加庄严的新歌词。

国歌和对焚毁的首都的记忆是强有力的凝聚力。不管他们在 1814 年秋季还想做什么，英国人间接地为美国做了一件好事，使得这个国家有了两个它能够存在的永

久性象征。

当对巴尔的摩的进攻开始时，在北部 400 英里处正进行着另一次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战斗。托马斯·麦克多诺将弗吉尼斯制铁中心基地的舰只调至尚普兰湖西岸一半路程处的匹茨堡湾。

他的舰队现在包括 4 艘 10 吨的划艇、6 艘炮艇(比划艇大不了多少)、一艘单桅帆船、一艘三桅纵帆式帆船(过去的汽船“提康德罗加”号)、一艘二桅船和一艘三桅船。这些舰只排水量的总和不足 1800 吨。与之对抗的英国舰队的排水量总和超过 2400 吨。另外，当时正值北风盛行，有利于英国人的进攻。

但麦克多诺不是笨蛋。就像阿诺德藏匿的瓦尔科尔湾一样，匹茨堡湾的北端是有屏障的。如果英国人想要交战，他们就必须绕过北端；而且尽管他们在长炮上具有优势(57 对 37)，麦克多诺却富有创造性地运用自然条件，将舰只停泊在英国舰只驶来时或者处于大口径短炮射程之内或者搁浅的位置。在大口径短炮方面，麦克多诺略有优势，即 36 对 33 门，而且 36 门中还有 50 磅大炮。但他的主要优势在于英国的总督乔治·普雷沃斯特爵士坚持英国舰队应当发起进攻，尽管它显然处于未作好战斗准备的状态。

在造船商中有一种传统，最好的舰只要用一年零一天建成。1814 年 9 月 11 日，星期天，即佩里在伊利湖取得胜利后的一年零一天。麦克多诺笃信上帝，不愿在星期天作战，但当英国舰只接近时，他和部队部已作好了准备。他认为作好完全准备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简短的祈祷，祷告上帝帮助取得胜利。为此，军官们均集中于后甲板上。那天下午，当战斗结束后，麦克多

诺写信给琼斯部长说：“先生，万能的上帝高兴地在尚普兰湖给大家一个重大的胜利，俘获了敌人的一艘快速帆船、一艘二桅船和两艘三桅纵帆式帆船。”

他真心诚意地不居功自傲的态度显然不是一种一般的谦虚，而人们并不期望一位胜利者谦虚。与佩里一年前的傲气十足的言论相比，可见这两人的差别有多么大。但是如果说有神的干预，那么只有在麦克多诺这样能干的领导人遇到普雷沃斯特这样无能的领导人的情况下才能奏效。普雷沃斯特没有给海军部队以任何帮助，并且在它们失败后，立即撤回到加拿大。他立刻受到了军法审判，但审判没有结束就去世了。

然而，随着英国人的失败，湖上的战争即告结束。像威灵顿公爵这样一位领导人立即就此发表了评论。当被要求取代普雷沃斯特指挥战斗时，他拒绝了，他说：

“在我看来，大家在美国需要的不是一位将军，也不是将级军官和部队，而是海军在湖上的优势。问题是，大家能否获得这种优势。如果不能获得优势，我现在对你们就不会有什么用处，我到那里去只是……签署可能现在就应签署的和约。”

和平确实已经临近了。但其他重大的事件在战争正式结束之前和之后，仍将发生。1814年10月29日，“迪莫罗戈斯”号（“人民之声”号）在纽约港下水。罗伯特·富尔顿的蒸汽动力军舰——世界上第一艘这样的军舰——是一艘陌生而威力巨大的军舰。他早已认识到，船体外的蹼轮是非常容易损毁的，蹼轮只要一被击中，就会使舰只立即无法行驶。因此，“迪莫罗戈斯”号建成时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一条筏，两个并联的船身用坚实的船首和船尾联结在——一起，明轮翼则安装在中间的空

隙处。它的舷侧厚达 5 英尺左右。锅炉(安装在中央明轮翼的一侧)和发动机(安装在另一侧)位置很低,以保持船身的稳定和安全。它装有 30 门 32 磅的长炮,在水下还装备有两门庞大的短炮,并能在水下近距离上发射 100 磅的炮弹。虽然它的最高时速只有 6 又 1/2 海里,也快于最好的帆船的平均时速。此外,它重 2475 吨,已经接近于战列舰的舰重。但是,它虽能在港内安全航行,远航能力却很小。由于它直到战争结束后尚未竣工,而且其发明者也已去世,这艘非凡的、先进的船只到头来终成泡影,只能作为一艘废船使用,用以临时接待过路的水兵。

“迪莫罗戈斯”号下水后几周,焚毁华盛顿和企图在巴尔的摩纵火的英国部队正从牙买加得到加强。它成了英国在那场战争中最庞大的远征军,其总兵力共达 7450 名部队、14 艘快速帆船、6 艘战列舰以及许多较小的舰只。1814 年 12 月 8 日,这支部队抵达密西西比外海;6 天后摧毁了由托马斯·阿比·凯茨比·琼斯海军上尉指挥的为数很少的几艘炮艇的抵抗。12 月 23 日,英国军队离新奥尔良只有 8 海里。他们的目标是占领该城和尽可能多的城市,以便为缔结和约讨价还价。在这场完全因为通信迟缓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战争中,新奥尔良之战由于同样原因,是最不必要的战斗。

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美国与英国的争端(英国颁布了禁止美欧直接贸易的敕令)已经因为敕令废除而告结束的时刻,美国宣布了战争的缘故。如果英国废除敕令的消息能够及时传至美国,战争就不会发生。同样,在 1814 年圣诞节前夕,两国间的和约已在比利时的盖特签署,并且正以最快的速度传至华盛顿。消息需

要 7 周的时间才能传到华盛顿，因此到消息传至烧毁的华盛顿时，已经是 1815 年 2 月 11 日了。5 天之后，国会一致批准这项和约。但到那时，至少有 2000 人已经阵亡；如果消息能传得更快一些，这些人就会继续活着。他们是条约签署后在历时两周的新奥尔良之战中牺牲的英国人。美国人也有牺牲，但英国人对坚固设防的阵地进行了愚蠢的正面进攻中，有 2000 多人丧生，美国只有 13 人阵亡。在英国，很少有人听说新奥尔良之战；而在美国，虽然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它没有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任何影响，但却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并怀念至今。这次胜利抹掉了战争中所有失败、封锁和纵火焚烧的阴影。

即使如此，它仍是一次引火烧身的战争。当美国在 1812 年听到英国废除敕令的消息时，他们当时就可以不失面子地结束战争。事实上，这样一来，英国人显然就会停手，美国也可表明它取得了不流血的全国性胜利。为什么他们不结束战争，仍然是一个谜。新奥尔良不是和约签署后发生战斗的唯一地方。在 1814 年 12 月中旬，就在和约签署前几天，“宪法”号逃出波士顿，驶至大西洋进行猎捕。1815 年 1 月 14 日，“总统”号溜出纽约。接着，“大黄蜂”号、“汤姆·鲍林”号、“马其顿”号和“孔雀”号于 1 月 20 日出港。“总统”号在斯蒂芬斯·德凯特指挥下，几乎立即被俘。这对这位军官来说是十分的不幸，虽然后来他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他没有在战争期间投降。这艘快速帆船后来被带往英国。当它于 3 月抵达斯匹汉德时，狄龙海军少将报告说，它“在海军军官中引起了震动。我和其他许多舰长一起检查了这个战利品。‘总统’号船体的各个部分比大家的

先进得多。事实上，美国人在改进快速帆船方面给大家上了一课”。

美国其他的舰只运气较好。2月20日，“宪法”号在马德拉群岛外同时俘获了不是一艘而是两艘皇家海军舰只：36门炮的快速帆船“克杨尼”号和22门炮的海防舰“黎凡特”号。这两艘军舰都比它小，但加在一起却比它的威力大，且灵活得多——如果它们能够通力合作的话。但它们并未协同作战，虽然它们根本不该应战，但它们却是被光明正大地打败的。与此同时，“大黄蜂”号和它的随伴舰只正驶往南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并在那个远方岛屿的外海，于3月23日俘获了这场战争中最后一艘皇家海军军舰。当时，在一次短暂的血战中——血从英国舰只的排水口流了足足有5分钟之久，它俘获了英舰“企鹅”号单桅帆船。

人们可能会认为，到那时，美国在过去40年中所进行的海战已经够多了。过去曾经进行了独立战争、准战争、同巴巴利国家的战争以及1812年战争。但是，同英国的和约刚刚签署两周，美国又宣布对阿尔及尔开战。

这次战争是完成过去未竟的事业，也就是去完成几年前未做完的事情。然而，这一次对巴巴利国家的惩罚是要达到既快又要有永久性效果的目的。为此编组了两个支队，共有19艘舰只。第一个支队由威廉·班布里奇指挥。他的旗舰是第一艘挂美国旗的74门炮的战列舰“独立”号。为了使它作好战斗准备，由斯蒂芬·德凯特在“斗争”号（以英国军舰“斗争”号命名的崭新的快速帆船）上指挥的第二个支队必须于1815年5月20日首先启航。结果证明，这个支队力量已足够了。

6月17日，在西班牙东南部海岬卡布加塔外，他们

遭遇并且击败了 46 门炮的阿尔及利亚旗舰“马苏达”号。战斗是短暂的，而且是这场战争中唯一一次重要的战斗，因为在 6 月 30 日，由于有一支阿尔及利亚统治者无法抗衡的舰队停在王宫的视距内，这位统治者同美国签署了一项平等条约。他不再要求进贡，还释放了美国奴隶。当然，他如果采取其他的措施，那将是轻率的。在以后的 15 年中，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们。地中海也因此又一次成了美国海军支队的永久性驻地。但是，德凯特在焚毁的黎波里港内的“费城”号 12 年后回到地中海，标志着对巴巴利国家战争的实际结束。

第二天(1815 年 7 月 1 日)碰巧标志着 1812 年战争的实际结束。在那一天，有关和平的消息传到了最后一艘仍在战斗的美国军舰上面。当阿尔及尔的统治者在大约 8000 英里以外之处勉强签署和约的时候，美舰“孔雀”号正驶入爪哇与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它在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出发穿越印度洋的航途中，收获颇丰，获得了好几项战利品，但到那时，有关和平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开。在过去 5 天中，英国商船两次告诉他们，两国间的战争已经结束。第一次得到消息后，年轻的海军准尉之一威廉·坦南特·罗杰斯在他的日志中写道，“这相当可疑”，因此他们在得到确切消息前，继续扣留着这艘商船。第二次得到消息后，罗杰斯写道：“敌对行动在总统批准前不应停止，而从和约条件来看，总统永远不会也不应该批准。这些条件是，不在大浅滩外捕鱼，不在好望角以东经商！如果确是如此，大家是在好望角以东的最后一艘舰只，因此大家要充分利用时间。”

7 月 1 日，“孔雀”号在巽他海峡遇到了英国的一

艘二桅船。这艘二桅船由于相信“孔雀”号也是英国军舰，就靠拢过来，但“在发现错误后，船长就高喊‘与美国已经实现和平’。当接到降下舰旗(作为一种象征)的命令后，他拒绝了。于是，大家用舷侧炮向它射击，二桅船掉头回来投降了。它后来证明是东印度公司的大型快船‘鹦鹉螺’号，上装 16 门炮，正由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驶往加尔各答。船上载着邮件和 3 万美元的硬币以及价值 10 万美元的铜！”

然而，这一次英国舰长成功地证明了和平确已达成。美国人怀着失掉这样好的一笔战利品的遗憾心情，让它自行驶走了。“就这样，大家光明的前景变得暗淡了，”罗杰斯失望地写道。然而，他和同事们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因为他们“在这艘二桅船上找到了一个名叫约翰·迪恩的美国人，这是约翰·克劳的别名……由于他对自己的国家作战，被带回美国受审”。

罗杰斯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所包含的巨大讽刺意义，即在 1812 年战争的最后一次敌对行动中，“孔雀”号拦阻并且搜查了一艘和平的船只，并且以假冒国籍为由，在违反本人意愿情况下带走了一名船员。正是皇家海军的这种行为多年来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慨。

尽管如此，战争确实已经结束。“孔雀”号亦掉头回国。这是一场根本没有必要的战争，而且也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盖特条约使双方都回到战前的状态，甚至连强迫服役的问题都没有提。

但是也有某些益处。美国人了解到加拿大将永远不会成为他们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人明白美国已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们一点点地就美加边界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签订了在这条边界上实现永久性

的、稳定的裁军的条约。美国海军也有很多收获：快速帆船取得的胜利提高了海军在公众中的声望，因为它表明海军有高超的作战技术；快速帆船本身也获得了英国专业人员的高声称赞。在 1812 年战争中，使用单舰已经证明要比编队作战更加有效。这一点随着海军的发展将会在以后再次得到验证。其他的收获是 1814 年 12 月辞职的琼斯部长（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任务）建议建立一所训练海军军官的永久性学院。舰队在战争结束后，不仅在经验方面，而且在舰只方面，都要强于冲突发生之时。而且，非同寻常的是，在琼斯的指导下，这支力量的大部分得到了保留，而国会在战后只作了少量的削减。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不间断战斗的 40 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结束这些叙述之后，我很高兴地能用海军准尉威廉·坦纳特·罗杰斯日志中一句话来总结从 1775 年至 1815 年这些年的情况。1815 年 10 月 30 日，“孔雀”号终于返回国内。它于下午 5 时靠岸。罗杰斯上岸后，这位年轻人非常高兴，以致用大写字母书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朋友都很好。”

和平时期的美国海军

1812 年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整整 30 年的和平时期。在美国存在的全部历史中，只有一次超过了这一纪录。那就是，自内战结束到 1898 年的西美战争开始，其间共有 33 年的和平。

这意味着，1816 年出生的整整一代人无需在战争中发射一枪一弹，即已到了而立之年。现在没有多少人对